

國安法之下豈容戴耀廷之流胡作非為?!



今天的香港，已經進入國安法年代。一些有危害國家安全前科的人懼於國安法威力，或慌忙宣布「金盆洗手」，或匆匆離港「落荒而逃」。然而，已是戴罪之身的戴耀廷卻膽大包天，公然挑戰國安法，在外部勢力的支持下策動非法「初選」，操縱立法會選舉，目標是謀奪立法會多數議席，癱瘓特區政府，奪取特區

管治權，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2條和第29條。香港國安法已頒布實施，豈能容許戴耀廷之流肆意妄為！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言人表達了中央維護國家安全，決不允許外部勢力操控香港選舉的嚴正態度。特區政府必定採取有力執法行動，嚴肅追究非法「初選」，為國安法立威，為「一國兩制」護航，為香港市民謀福！

盧文端 全國僑聯副主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言人，不僅嚴厲譴責反對派政團及其代表人物戴耀廷策動非法「初選」，破壞立法會選舉公平，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而且堅定支持特區政府深入調查、依法查處，表達了中央維護國家安全，決不允許外部勢力操控香港政治事務的嚴正態度。

所謂「初選」是赤裸裸的「奪權」圖謀

必須強調的是，戴耀廷之流操控的「初選」是一場赤裸裸的「奪權」圖謀。香港基本法和現行選舉法律均無所謂「初選」的規定。戴耀廷之流策動的所謂「初選」，是對現行選舉制度的嚴重挑釁：一是嚴重擾亂選舉秩序，誤導選民在法定選舉中的投票取向，嚴重損害其他擬參選人合法權利和正當利益，嚴重破壞立法會選舉公平公正；二是攫取大量選民個人信息和資料，涉嫌違反私隱條例，並涉嫌違反防疫限聚令。

更為嚴重的是，這個所謂「初選」的目標，是謀

奪立法會多數議席，癱瘓特區政府，奪取特區管治權。這是給香港帶來巨大禍害的「黑色暴亂」的變種延續，是從政權層面「攪炒香港」的嚴重圖謀。

所謂「初選」觸犯國安法第22、29條

這場「初選」的核心策劃者和實際操作者就是「佔中」案中被判監16個月、保釋外出等候上訴的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戴耀廷是外國和境外勢力在香港的政治代理人，是反中亂港勢力的「軍師」、「理論提供者」，是非法「佔中」的主要策劃者、「港獨」主張和「真攪炒」的賣力鼓吹者。他鼓吹的「公民抗命」、「違法違義」，對香港社會造成嚴重傷害。戴耀廷之流策動「初選」，要挾列入其名單的參選人簽署所謂「抗爭聲明」，如果當選為立法會議員就將通過否決財政預算案，以迫使特區政府停擺，迫使行政長官接受他們的所謂「五大訴求」。顯然，戴耀廷之流操縱「初選」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奪取香港的管治權，將香港變成

對國家進行「顏色革命」和滲透顛覆活動的基地。立法會是特區管治架構的主要組成部分，承擔着重要的憲制性職責。香港國安法第22條(三)明確規定：「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即屬犯罪。國安法作出這項規定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禁止任何人癱瘓作為特區政權機關之一的立法會。戴耀廷之流策動所謂「初選」，以掌控立法會多數議席、癱瘓立法會和特區政府為目標，顯然已經觸犯了香港國安法第22條的相關規定。

香港國安法第四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中的第29條(三)明確規定：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均屬犯罪。國安法作出這項規定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禁止香港的任何個人和組織勾結外部勢力操控香港的選舉。戴耀廷之流在外部勢力的支持下策動所謂「初

選」，操控立法會選舉，顯然已經觸犯了香港國安法第29條的相關規定。

國安法雖然不設追溯期，但相關人士過去的行為可以而且應該作為檢控的證據。戴耀廷危害國家安全早有前科，事實俱在，現在居然可以戴罪之身大模大樣組織策動危害國家安全的所謂「初選」，這豈不是咄咄怪事？在國安法已經頒布實施的今天，對這種現象絕不能繼續聽之任之！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必須對戴耀廷之流觸犯國安法的行為依法追究。

任何人挑戰國安法必定頭破血流

香港是五星紅旗之下的中國特區。中央制定香港國安法，既有實質性懲治規定，又有強力執行機制，構築了維護國家安全的銅牆鐵壁，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必將受到嚴厲懲治，反中亂港勢力肆無忌憚衝擊國家安全而不受法律制裁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任何人膽敢以身試法，必定會碰得頭破血流。

傳統「泛民」參與「初選」是「搬石砸腳」

馮煒光

參與政治，不論持什麼立場，最忌被激進派綁架。偏偏傳統「泛民」由十年前的「五區公投」開始，便向激進傾斜，名義上是給年輕人機會，實際上放任激進的年輕人去衝。傳統「泛民」抱着僥倖心理，以為由激進派打開局面，然後「泛民」坐享其成。可惜，激進的年輕人只想取而代之。傳統「泛民」參加初選典型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對傳統「泛民」來說，若不「反枱」便等同「亡黨」。

激進派心中懂算賬。一個20出頭的年輕人，只要當選立法會議員，便可月入逾10萬，然後每月再有逾30萬公帑可聘請助理，讓自己成為前呼後擁的「老闆」。平日見到官員又可以呼呀喝喝，光是這份滿足感，和畢業後在職場上受氣、「捱羅仔」的同學們相比，簡直是一個天堂，一個地獄。如何達到此目的？很簡單，由中央作靶，然後「鬥激進」。只要夠激進，無限抹黑中央，黃絲媒體便會吸引，名氣便日盛，外國媒體更會追隨，把激進派塑造造成「年輕的叛逆者」，便可以名利雙收。

傳統「泛民」中了戴耀廷計

相反，傳統「泛民」例如民主黨、公民黨便夠「聰明」（激進派眼中是「老奸巨滑」），沒有一位在2016年就職宣誓而被DQ，傳統「泛民」無風無浪完成任期，本月更會拿到數十萬計的立法會議員約滿酬金。激進派認為，憑什麼激進派要被DQ，而傳統「泛民」安坐廟堂、坐享其成？在這樣的氛圍下，傳統「泛民」一廂情願地以為要「大團結」，要有效集中票源以達到「35+」的目標，於是參與由戴耀廷主導的「初選」。從結果看，傳統「泛民」中伏，中了戴耀廷的計。

不怕身水身汗參與「初選」投票的，一定是死硬黃絲，這批人只喜歡「衝」、「本土」和「年輕人」。傳統「泛民」除了一兩位肯「衝」外，大都很「錫身」，怕坐牢，怕被DQ。2014年「佔中」爆發前，公民黨余若薇接受電視訪問便承認，擔心參與「佔中」會令她失去大律師資格。在法治社會，這態度是合理正常的，但在死硬黃絲眼中，這便不夠「勇武」了。

明乎此，筆者不奇怪今次攪炒派「初選」結果出現「大洗牌」。這個「大洗牌」在戴耀廷的計算之內，這就解釋了為何他在周一（7月13日）說：「誰若不遵守初選結果，無異政治自殺」，這等同「挾「初選」以令「泛民」。通過「初選」，戴耀廷成功把傳統「泛民」邊緣化。傳統「泛民」要延續政治生命，只能激進化。但這是他們的初心嗎？為了保住立法會議員議席而違背良心，套用某人一句話：「先問下自己是否算一個

人？」。

執筆之時，「初選」剛有結果。若嚴格按照這結果，工黨吳敏兒敬陪末二席，等同出局，沒人敢說攪炒派在新西出了張名單都全贏吧；民主黨呢，九西黃碧雲肯定沒戲；黨主席胡志偉能出戰九東嗎，那要看黃之鋒會否被DQ，還要假設黃之鋒被DQ後不會「欽點」另一人（而按攪炒派的傳統，黃有這權利），堂堂老牌「泛民」大黨的主席，要靠黃之鋒被DQ及不「欽點」接任人才有機會參選，情何以堪；新東林卓廷也敬陪末席、新西尹兆堅在新西排榜末，或許能勉強保住；超區方面，老將涂謹申也應被淘汰，提早回家「湊仔」。這樣下來，民主黨隨時會由現時7席變5席，甚至更少。公民黨呢？鄭達鴻應保住公民黨在港島的入場券；楊岳橋亦可保住新東的一席；郭家麒在新西敬陪末席，隨時不保；假定法律界功能組別仍是公民黨的，那麼公民黨也隨時由5席變4席或3席。

與激進派「鬥激」泛民走向末路

至於由2004開始入局、以激進自詡的長毛，則要黯然退場了。傳統「泛民」似乎只能依賴DQ及配票順利，才能保持現有議席，參加初選，典型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對傳統「泛民」來說，若不「反枱」便等同「亡黨」。

政治是一場無煙的戰爭。在比例代表制下的選舉，很多時是攪炒派內部的戰爭。傳統「泛民」以為激進派是有共同理念的「盟友」，其實這只是「美麗的誤會」。

回想2010年「五區公投」時，激進思潮初抬頭，民主黨有大佬堅決反對參加。因為民主黨作為傳統「泛民」，根本不是激進派那杯茶。民主黨摻和進去，只會有輸無贏。「五區公投」結果以投票率低告終。到今天，若筆者不提，大家可能忘記民主黨曾進入中聯辦，向中央協商推進民主的辦法，才產生「超級區議會」議席，令香港政制方案在回歸後首次獲立法會通過，民主向前邁進。

一晃十年。在這十年國家不斷進步，內地人民幸福指數不斷提高。反觀香港，發展幾乎停滯不前。傳統「泛民」為了眼前政治利益不斷滑向激進，2014年參加非法「佔中」；2015年否決政改方案，硬生剝奪港人落實普選的權利；2019年還縱容極度暴力和有嚴重分離主義傾向的反修例黑暴。如今，傳統「泛民」傻乎乎地參與「初選」，結果一出，騎虎難下。傳統「泛民」忘記了「在香港推進民主必須以尊重『一國』為前提」的初心，只會走向末路。攪炒派真的以為香港國安法是「無牙老虎」嗎？

一場發水假戲 一場撕裂內鬥

反對派的所謂「初選」，自稱有60萬以上投票。說這個數字很多又不然，因為當年公民黨與社民連發動的違法違憲「五區公投」，在民主黨杯葛下，也有50萬人投票，以反對派的基本盤，參與一場無成本的投票來扮抗爭，人多不是不足為奇。所不同的是，「五區公投」雖然是假戲，但卻是利用補選漏洞來進行，每一票都是經過認證，沒有水分，比較而言，這場「初選」完全是一場門「發水」的假戲，根本沒有任何公信力可言。

戴耀廷搞出來這場「初選」，不但是「山寨貨色」，更充斥各種漏洞和黑箱作業。「初選」要有公信力，最重要是確認投票人的身份，是真有其人，也是住在當區，更要保證是一人投一票，這樣的「初選」才会有公信力。但戴耀廷的「初選」更像是一個「騙局」，一人可以投多票，有記者在「初選」當日就試過用同一套身份資料，在三個票站成功投票，這說明不但一人可以投多票，而且更可以到處投票跨區投票，住九龍西的去九龍東投票，「超區」的去衛生服務界投票，而「初選」系統完全不能阻止，原因是他根本沒有完整的選民名冊，試問又如何分辨與監管？即是任何參選人為了增加勝算，都可以發動支持者，在兩日間巡迴所有票站投票，投一票所花時間不多，在兩日時間「全投」並非難事。

而且，支持者不單可以自己投，更可以幫其他人投，甚至冒認其他人去投，只要有基本個人資料，票站根本不能察覺，當然他們也不會主動阻止，因為他們都想「發水造數」。在這樣的情況下，整場「初選」出現嚴重漏洞，可以讓有心人不斷造假。而最大炮轟這個漏洞的，正是開始時坐定粒六，以為可輕易勝出的民主黨。他們在「初選」前夕緊急去信戴耀廷，指出現時安排有大漏洞，會出現重複投票，「可以出現嚴重造假」。

反對派「本土派」狗咬狗骨

這是一個極嚴重的指控，等於否定整個「初選」機制，為什麼民主黨要發信直指「初選」「造假」？原因很簡單，民主黨在投票前終於發現形勢不對，「本土派」信心滿滿要將一班反對派政客殺下馬來，民主黨本來恃着地區樁腳動員可以佔據優勢，但原來「本土派」卻可利用「初選」漏洞撒豆成兵，令民主黨隨時

陰溝裏翻船，所以才要急急發信投訴。

但當然，民主黨改變不了「初選」進行，為抗衡「造票」，民主黨只有一個選擇，就是門「造票」，明知「本土派」會重複投票，冒名投票，民主黨自然也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結果不難預料，整場「初選」便變成一場門「造票」、門「發水」的鬧劇。這樣，不要說60萬人投票，就算說有600萬人投票也是不足為奇，都是全無一點可信性，不過是為配合幕後大台「假初選，真篩選」的目的而來。

當然，「初選」雖是假戲，但各黨派都要真做，原因是能否出選，關係各黨派的政治生命，「本土派」如果成功「偷雞」勝出，民主黨怎麼辦？要不胡志偉、黃碧雲等退出政壇，並且將自身的樁腳、資源一併交予「本土派」，而「本土派」取得議席後也不會多謝民主黨一句，更會繼續蠶食民主黨。但如果不遵從結果照樣出選，民主黨就是第二個梁耀忠，被口誅筆伐，被全面「肢解」。「本土派」的情況一樣，如果不能出選，將會一無所有，無錢無權無資源，在這樣的零和博弈下，自然引發傳統反對派與「本土派」的撕裂內鬥，與以往不同，現在已經不是口頭的攻訐，而是刀見骨的肉搏撕咬。

民主黨的投訴信，已是公然向「本土派」開槍，在投票過程中，黃碧雲亦遭到「本土派」全面圍攻，張崑陽直斥黃是「妥協派」，劉澤鋒攻擊她拒簽「初選聲明」、選舉才出來「抗爭支援」，不是真正「抗爭者」，連民主黨區議員黃國柯也倒戈為馮達凌站台，反映黃碧雲已成為「本土派」集中「擊殺」的目標。至於早已向「本土派」「交心投誠」的公民黨也未能得到「本土派」放過，公民黨魁楊岳橋和主席梁家傑在大埔廣場拉票時，就遭到「本土派」鄒家成數名義工狙擊，大叫「公民黨賣香港」等。楊岳橋即場激動大聲反駁，與鄒家成義工一度疊聲互批，公民黨兩名女義工因被狙擊而激動落淚，要由楊岳橋、李予信安慰。

這說明什麼？說明傳統反對派與「本土派」的利益根本難以調和，所謂協調是假，勸退迫走才是真，但除了無能的梁耀忠之外，有哪個反對派政客會甘放棄議席？自願為人抬轎？民主黨不會，「本土派」也不會，一場初選不但不能解決彼此的利益爭奪，反而進一步激化，令初選變成一場撕裂內鬥。

期待政策解疫情下企業信貸難題

陳紅天 博士 全國政協委員



2020年6月，廣州市企業轉貸服務中心成立，為廣州市中小微企業提供優惠、高效、便捷的轉貸服務，切實減輕中小微企業轉貸壓力，助力全市中小微企業復工復產。

眾所周知，企業經營的最大困難是融資難，其中，「貸新還舊，還舊貸新」政策使任何企業家都極度煩惱，深惡痛絕，不少企業因該政策導致資金鏈斷裂，破產關門。

「貸新還舊，還舊貸新」政策給企業帶來嚴重困擾，深圳企業界幾年來以不同方式向有關方面反映情況。多年來，強烈呼籲有關部門解決這個制約企業發展的難題。今年2月，深圳28位知名企業家，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撰寫了一份緊急報告，送往深圳市委，呼籲在特殊時期，採取特別措施處理深圳企業貸款到期的還本付息等問題。

今年年初，疫情突如其來，企業措手不及。3月1日，國家五部委聯合發出《關於對中小微企業貸款實施臨時性延期還本付息的通知》，通過貸款展期、續貸等

方式，給予企業一定期限的臨時性延期還本付息安排。香港各銀行主動給企業送上函件，溫馨提示企業緩交本金，只交利息。疫情以來，面對重重困難，企業界仍積極回應政府號召，不減員不減薪，不收少收緩收租金，向疫區等捐資助物。對於政府號召，企業都積極執行，而某些銀行就是不回應。

2017年，陝西勉縣政府主導成立中小企業應急轉貸服務公司，為企業續貸紓困。2018年，河北銀監局在全國出台首個《關於支持銀行業金融機構開展小微企業續貸業務的指導意見》，為小微企業續貸開「綠燈」。2019年，湖北宜昌市設立應急轉貸資金，助400餘家企業實現300多億貸款續貸。顯然，不少地方政府已經認識到「貸新還舊和還舊貸新」政策對企業造成的傷害，而紛紛出臺應對方案。

面對融資困境以及持續疫情，中小企業「續命」艱難。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正不斷優化營商環境。解決「貸新還舊，還舊貸新」政策頑疾，刻不容緩，企業家期待深圳繼續走在突破這一難題的前列。

填鴨式通識科須深入改革



動靜

何杏妍 公共政策分析員

自教改以來，通識科成為中學文憑試的核心科目之一，位置與中、英、數三科等同，每屆中學文憑試考生必須必修必考，屬大學入學定要跨過的門檻。當年教育局為配合教改課程，培養大量通識科老師，通識科的「ABC目標」宏大，期望在師生互動的過程中，達到一、提升學生對時事的觸覺及培養正面價值觀（Awareness）；二、擴闊知識領域（Broadening）；以及三、培養明辨性思維（Connection Skills and Critical Thinking 即以日常說的批判性思維）。遠景雖好，但教育的成效關鍵還是在於實踐的細節（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

通識科一共有三大範疇六大單元，體積龐大，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直至去年，在教育局提供通識科教科書諮詢服務前，媒體以至出版社就六大單元各顯神通編寫通識科教材（並非教局核准教科書）。社會上不少討論認為，由於欠缺標準和監管，令不少市面「校本」下學校自編的教科書，內容過於概括和空泛，課堂上未有充裕時間讓學

生把知識聯繫、整合及應用，導致學生以時事論述形式而輕視事實，以及基礎概念的掌握，亦忽略議題背後一些人文、科學重要的知識。不少學者和前線老師也曾表示，批判性思維或成為「製造思想衝突」，更難以建構正面的價值觀。這恐怕對師生了解，並如何有效地達至通識課程的ABC目標，距離是遙不可及！

面對又深又廣的必修必考課程，不少學生只能以「速食」的試題操練應試，練習根據既定、經操練的框架作答，透過背誦正反論點得分，當初的教育目標原意是鼓勵學生思考、分析，但在現行僵化的考試機制中，卻造就了「填鴨式通識」，變成操練能力的比拼。

通識科改革，若再一次以「和稀泥」的小修小補了事，必無助「一國兩制」下香港教育的前進，期望政府能發揮領導的角色，以教育專業角度全面改革「填鴨式通識」的流弊。

